

新會梁啟超任公著

文集第十四冊

飲冰室合集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

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

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

八月二十日在南通爲科學社年會講演

一

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，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—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。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，像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，怎樣配在此講演呢？這個講題——『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』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，我記得科舉時代的笑話，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，罰他先飲三斗墨汁，預備倒吊着滴些墨點出來。我今天這本考卷，只算倒吊着滴墨汁，明知一定見笑大方，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「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」如何欣羨，如何崇敬，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。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，或是素來看輕科學，討厭科學的人，聽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，那麼，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一點貢獻了。

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，我們不是鳥，也可以騰空，不是魚，也可以入水，不是神仙，也可以和幾百千里外的人答話……諸如此類，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，任憑怎麼頑固的人，諒來『科學無用』這句話，再不會出諸口了。然而中國爲什麼直到今日還得不着科學的好處，直到今日依然成爲『非科學的國民』呢？我

想。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，有根本不對的兩點。

其一、把科學看得太低了。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，都說的『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』，『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』。這一類話，多數人以爲科學無論如何高深，總不過屬於藝和器那部分。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，懂得不算稀奇，不懂得不算恥辱。又以爲，我們科學雖不如人，却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——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，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，件件都足以自豪。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，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罷了。因爲這種故見橫互在胸中，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，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，說什麼『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』。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，但因爲話裏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，所以話的效力，直到今日，依然爲變相的存在。老先生們不用說了，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，不是大家都認爲蓬蓬勃勃有生氣嗎？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，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，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，次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，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超凡入聖大本領。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，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？——學校中能設有幾處像樣子的科學講座，有了幾個人肯去聽，出版界能設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，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，有了幾個人肯去讀，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，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。須知，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，對於科學認爲『藝成而下』的觀念，牢不可破。直到今日，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最受社會歡迎，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種學問之可以速成，而又不爲社會所尊重，誰肯埋頭去學他呢？

其二、把科學看得太呆了，太窄了。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，且不必責備，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，還是十個有九個不了解科學性質。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價值，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。他們只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……等等概念，而沒有科學的概念。他們以為學化學便懂化學，學幾何便懂幾何，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，幾何能教人懂幾何。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。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……等等纔算科學，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……等等纔用得着科學，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……等等只要數得上一門學問的，沒有不是科學。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，便做那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。中國人因為始終沒有懂得『科學』這個字的意義，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獎厲學製船學製砲，卻沒有人獎厲科學。近十幾年學校裏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，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。或者說，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纔要科學，我不打算當工程師，不打算當理化教習，何必要科學。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。

我大膽說一句話，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，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。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。

二

科學精神是什麼，我姑從最廣義解釋，『有系統之真智識，叫做科學，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智識的方法，叫做科學精神。』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。

第一層 求真智識。智識是一般人都有的，乃至連動物都有。科學所要給我們的，就爭一個真字。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，很容易便信以為真，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，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。譬如說『孔子是人』，這句話不消研究，總可以說是真，因為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。譬如說『老虎是惡獸』，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。欲證明他是真，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某種性質纔算惡。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。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，為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。若說殺同類算是惡，只聽見有人殺人，從沒聽見老虎殺老虎。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，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。譬如說『性是善』，或說『性是不善』，這兩句話真不真，越發待考了。到底什麼叫做『性』？什麼叫做『善』？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。倘如孟子說的性，情，才，咧，宋儒說的義理，氣，質，咧，鬧成一團糟，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真了。譬如說『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』，這句話便很待考。欲知他真不真，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。看中國和他合不合。譬如說『法國是共和政治』，這句話也待考。欲知他真不真，先要問『法國』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。若安南也算法國，這句話當然不真了。看這幾個例，便可以知道，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，很是不容易。要鑽在這件事物裏頭去研究，要繞着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，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。種種分析研究結果，纔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，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淆的個體中，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，換一個方向，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，歸成一類，許多類歸成一部，許多部歸成一組，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，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，經過這種種工夫，纔許你開口說『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』，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。

第二層 求有系統的眞智識。智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，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。否則零頭斷片的智識全沒有用處。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係，而因此推彼，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，叫做有系統的智識。系統有二：一豎，二橫。橫的系統，即指事物的普遍性——如前段所說，豎的系統，指事物的因果律——有這件事物，自然會有那件事物，必須有這件事物，纔能有那件事物。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，那件事物便會有或纔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。這叫做因果律。明白因果，是增加新智識的不二法門。因為我們靠他纔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。明白因果，是由智識進到行爲的嚮導。因為我們預料結果如何，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。雖然，因果是不輕易譚的。第一，要找出證據。第二，要說得出理由。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含有『必然性』，但總是愈逼近『必然性』愈好。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『蓋然性』。倘若僅屬於『偶然性』的，便不算因果律。譬如說：『晚上落下去的太陽，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。』說：『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，他一定會變成蒸汽。』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，因為我們積千千萬萬回的經驗，卻沒有一回例外。而且爲什麼如此，可以很明白說出來。譬如說：『冬間落去的樹葉，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。』這句話便待考，因為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，而且這樹也許碰着別的變故，再也長不出葉來。譬如說：『西邊有虹霓，東邊一定有雨。』這句話越發待考，因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，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，或者還是雨的結果。翻過來說：『東邊有雨，西邊一定有虹霓。』這句話也待考，因為雨雖然可以爲虹霓的原因，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，虹霓才會出來。譬如說：『不孝的人要着雷打。』這句話便大大待考，因為雖然我們也曾聽見某個不孝人着雷，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。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着雷，許多着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，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

孝人。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。譬如說『人死會變鬼』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。因為從來得不着絕對的證據。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。譬如說『治極必亂。亂極必治』。這句話便很要待考。因為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。但說治極是亂的原因。亂極是治的原因。無論如何。總說不下去。譬如說『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制後。一定會太平』。這話也待考。因為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。無奈我們未曾試過。看這些例。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智識。實在不容易。總要積無數的經驗——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。或用人爲的加減改變試驗。務找出真憑實據。纔能確定此事物與彼事物之關係。這還是第一步。再進一步。凡一事物之成毀。斷不止一個原因。知道甲和乙的關係還不敷。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……等等關係。原因之中又有原因。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係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……等等關係。不經過這些工夫。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。便是武斷。便是非科學的。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爲基礎。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強蓋然性的原則。好像拿許多結實麻繩組織成一張網。這網愈織愈大。漸漸的涵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。便成了一門科學。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。

第三層 可以教人的智識。凡學問有一個要件。要能『傳與其人』。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。全由於一人的智識能傳給多數人。一代的智識能傳給次代。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種新知識。把他傳給別人。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智識之全部或一部。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智識。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。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。倘若智識不可以教人。無論這項智識怎樣的精深博大。也等於『人亡政息』。於社

會文化絕無影響。中國凡百學問，都帶一種『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』的神祕性，最足爲智識擴大之障礙。例如醫學，我不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，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，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，所以今日的醫學，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，或者還不如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，所得境界，或者真是圓滿莊嚴，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，對於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，大抵都是如此。這也難怪，中國學問，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『妙手偶得』——本來不是按部就班的循着一條路去得着，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。科學家恰恰相反，他們一點點智識，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，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據，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，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，理由非能數還原不可，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，順次詳敘，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，不惟能數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，而且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，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，方法普及於社會，人人都可以研究，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，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。

三

中國學術界，因爲缺乏這三種精神，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。

一、籠統 標題籠統——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爲何物，用語籠統——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，思想籠統——最愛說大而無當不着邊際的道理，自己主張的是什麼，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裏，連自己也說不出。

二、武斷 立說的人，既不必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，判斷下得容易，自然流於輕率。許多名家著述，不獨違反真理，而且違反常識的，往往而有。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，雖然判斷謬誤，也沒有人能駁牠，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。

三、虛偽 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，既已容許武斷，便也容許虛偽。虛偽有二：一、語句上之虛偽，如隱匿真證，杜撰假證，或曲說理由等等；二、思想內容之虛偽，本無心得，貌為深秘，欺騙世人。

四、因襲 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，而且沒有批評能力，所以一味盲從古人，剽竊些緒餘過活，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，隨着時代所需求而開拓，倒反留着許多沈澱廢質，在裏頭為營養之障礙。

五、散失 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，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，但是沒有傳授與人的方法，這種發明，便隨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斷，所以他的學問，不能成為社會上遺產。

以上五件，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，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，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，那更何話可說？若還捨不得嗎？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，求學問的途徑榛塞到如此，長此下去，何以圖存？想救這病，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，沒有第二劑良藥了。

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，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，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，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，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。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，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，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。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，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，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。秦漢以後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，羅馬帝國以後，反科學精神瀰漫於歐洲者

也一千多年。兩方比較，我們隋唐佛學時代，還有點「準科學的」精神，不時發現，只有比他們強，沒有比他們弱。我所舉五種病證，當他們教會龍斷學問時代，件件都有。直到文藝復興以後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復轉來。所謂科學者，纔種下根苗，講到枝葉扶疏，華實爛漫。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。一百年的先進後進，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？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，努力服這劑良藥，只怕將來生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後哩。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。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，再放異彩。

教育家的自家田地

八月五日爲東南大學暑期學校學員講演

今天在座諸君，多半是現在的教育家，或是將來要在教育界立身的人。我想把教育這門職業的特別好處，和怎樣的自己受用法，向諸君說說。所以題目叫做「教育家的自己田地」。

孔子屢次自白，說自己沒有別的過人之處，不過是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。他的門生公西華聽了這兩句話，便讚歎道：『正惟弟子不能及也。』我們從小就讀這章書，都以爲兩句平淡無奇的話，何以見得便是一般人所不能及呢？我年來積些經驗，把這章書越讀越有味，覺得學不難，不厭卻難，誨人不難，不倦卻難。孔子特別過人處和他一生受用處，的確就在這兩句話。

不厭不倦，是孔子人生哲學第一要件。『子路問政……請益，子曰：毋倦。』『子張問政，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』易經第一個卦孔子做的象辭說：『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』你看他，只是教人對於自己的職業忠實。

做去不要厭倦。要像天體運行一般，片刻不停。爲什麼如此說呢？因爲依孔子的觀察，生命即是活動，活動即是生命。活動停止，便是生命停止。然而活動要有原動力——像機器裏頭的蒸汽，人類活動的蒸汽在那裏呢？全在各人自己心理作用——對於自己所活動的對境感覺趣味，用積極的話語來表他，便是「樂」。用消極的話語來表他，便是「不厭不倦」。

厭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惡，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。厭倦是一種想脫離活動的心理現象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不願意勞作。你想，一個人不是上帝特製出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，可以一天不勞作嗎？只要稍爲動一動，不願意勞作的念頭，便是萬惡淵藪。一面勞作，一面不願意，拿孔子的話翻過來說，「居之倦，則行之必不能以忠」。不忠實的勞作，不惟消失了勞作效率，而且可以生出無窮弊害。所以說厭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惡。換個方面看，無論何等人，總要靠勞作來維持自己生命。任憑你怎樣的不願意，勞作到底免不掉，免是免不掉，願是不願意。天天纏着眉，哭着臉，去做那不願做的苦工，豈不是活活的把自己關在第十八層地獄？所以說厭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。

諸君聽我這番話，諒來都承認不厭倦是做人第一要件了。但怎樣纔能做到呢？厭倦是一種心理現象，然而心理卻最是不可捉摸的東西。天天自己勸自己說不要厭呀，不要倦呀，他真是厭倦起來，連自己也沒有法想。根本救治法，要從自己勞作中看出快樂——看得像雪一般亮，信得像鐵一般堅。那麼，自然會興會淋漓的勞作去，停一會都受不得。那裏還會厭倦？再拿孔子的話來說，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」。一個人對於自己勞作的對境，能發「好之樂之」，自然會把厭倦根子永斷了。從勞作中得着快樂，這種快樂，別人要

幫也幫不來，要搶也搶不去。我起他一個名叫做「自己田地」。

無論做何種職業的人，都各有各他的自己田地。但要問那一塊田地最廣最大最豐富，我想再沒有能比得上教育家的了。教育家日日做的終身做的不外兩件事：一是學，二是誨人。學是自利，誨人是利他。人生活動目的，除卻自利利他兩項外更有何事？然而操別的職業的人，往往這兩件事當場衝突——利得他人便不利自己，利得自己便不利他人，就令不衝突，然而一種活動同時具備這兩方面效率者，實在不多。教育這門職業卻不然，一面誨人，一面便是學，一面學，一面便拿來誨人，兩件事併作一件做，形成一種自利利他不可分的活動，對於人生目的之實現，再沒有比這種職業更爲接近更爲直捷的了。

學是多麼快活啊！小孩子初初學會走，他那一種得意神情，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。我們當學生時代——不問小學到大學，每天總新懂得些從前不懂的道理，總新學會做些從前不會做的事，便覺得自己生命內容日日擴大，天下再愉快的事沒有了。出到社會做事之後，論理，人人都有求智識的慾望，誰還不願意繼續學些新學問，無奈所操職業，或者與學問性質不相容，只好爲別的事情把這部分慾望犧牲掉了。這種境況，別人不知如何，單就我自己講，也曾經過許多回，每回都覺得無限苦痛。人類生理心理的本能，凡那部分久廢不用，自然會漸趨麻木，許久不做學問的人，把學問的胃口弄弱了，便許多智識界的美味在前也嚥不進去。人生幸福，算是剝奪了一大半。教育家呢？他那職業的性質，本來是拿學問做本錢，他賺來的利錢也都是學問。他日日立於不能不做學問的地位，把好學的本能充分刺激，他每日所勞作的工夫，件件都反影到學問，所以他的學問只有往前進，沒有往後退。試看古今中外學術上的發明，一百件中至少有九十件成於教育家之手，爲什麼呢？因爲

學問就是他的本業。諸君啊！須知發明無分大小，發明地球繞日原理，固算發明，發明一種教小孩子遊戲方法，也算發明。教育家日日把他所做的學問傳授給別人，當其傳授時候，日日積有新經驗，我信得過，只要肯用心，發明總是不斷。試想，自己發明一種新事理，這個快活還了得，恐怕真是古人說得『南面王無以易』哩！就令暫時沒有發明，然而能數日日與學問相親，吸受新知來營養自己智識的食胃，也是人生最幸福的生活。這種生活，除了教育家恐怕沒有充分享受的機會吧！

誨人又是多麼快活啊！自己手種一叢花卉，看着他發芽，看着他長葉，看着他含蕾，看着他開花，天天生態不同，多加一分培養工夫，便立刻有一分效驗呈現。教學生正是這樣，學生變化的可能性極大，你想教他怎麼樣，自然會怎麼樣。只要指一條路給他，他自然會往前跑。他跑的速率，常常出你意外。他們天真爛漫，你有多少情分到他，他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。只有加多，斷無減少——有人說：學校裏常常鬧風潮，趕教習，學生們真是難攬。我說：教習要鬧到被學生趕，當然只有教習的錯處，沒有學生的錯處。總是教習先行失了信用，或是品行可議，或是對學生不親切，或是學問交代不下，不然斷沒有被趕之理。因為凡學生都迷信自己的先生，算是人類通性。先生把被迷信的資格喪掉，全由自取，不能責備學生——教學生是只有賺錢不會蝕本的買賣，做官嗎？做生意嗎？自己一相情願要得如何，如何的結果，多半不能做到。有時還和自己所打的算盤走個正反對。教學生絕對不至有這種事，只有所得結果超過你原來的希望，別的事業，拿東西給了自己，便成了自己的損失。教學生絕不含有這種性質，正是老子說的『既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』。越發把東西給人給得多，自己得的好處越發大，這種便宜够當，算是被教育家占盡了。

自古相傳的一句通行話，『人生行樂耳』這句話倘若解釋錯了，應用錯了，固然會生出許多毛病，但這句話的本質並沒有錯，而且含有絕對的真理。試問人生不該以快樂爲目的，難道該以苦痛爲目的嗎？但什麼叫做「快樂」？不能不加以說明。第一、要繼續的快樂。若每日捱許多時候苦纔得一會的樂，便不算繼續。第二、要徹底的快樂。若現在快樂伏下將來苦痛根子，便不算徹底。第三、要圓滿的快樂。若拿別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，便不算圓滿。教育家特別便宜處：第一、快樂就藏在職業的本身，不必等到做完職業之後找別的事消遣纔有快樂。所以能繼續。第二、這種快樂任憑你盡量享用，不會生出後患，所以能徹底。第三、拿被教育人的快樂來助成自己的快樂，所以能圓滿。樂哉教育，樂哉教育。

東邊鄰舍張老三，前年去當兵，去年做旅長，今年做師長，買了幾多座洋房，討了幾多位姨太太。西邊鄰舍李老四，前年去做議員，去年做次長，今年做總長，天天燕窩魚翅請客，出門一步都坐汽車。我們當教育家的中學嗎？百來塊錢薪水，小學呢？十來二十塊，每天上堂要上幾點鐘，講得不好還要捱罵，回家來喫飯只能喫個半飽。苦哉教育，苦哉教育。不錯，從物質生活看來，他們真是樂，我們真是苦了。但我們要想一想，人類生活，只有物質方面完事嗎？燕窩魚翅，或者真比粗茶淡飯好吃，吃的時候果然也快活，但快活的不是我，是我的舌頭。我操多少心，弄把戲，還帶着將來擔驚受怕，來替這兩寸來大的舌頭當奴才，換他一兩秒鐘的快活，值得嗎？綾羅綢緞掛在我身上，和粗布破袍有什麼分別？不過旁人看着漂亮些，這是圖我快活呀，還是圖旁人快活呢？須知凡物質上快活，性質都是如此。這種快活，其實和自己渺不相干，自己只有賠上許多苦惱。我們真相信「行樂主義」的人，就要求精神上的快活。孔子的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』，顏子的『一簞食一瓢飲在陋

巷……不改其樂。』並非騙人的話，也並不帶一毫勉強。他們住在「教育快活林」裏頭，精神上正在高興到了不得。那些舌頭和旁人眼睛的頑意見，他們有閑工夫管到嗎？諸君啊，這個快活林正是你自己所有的財產，千萬別要辜負了。

說是這樣說，但是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』，厭倦的心理，仍不時襲擊我們，抵抗不過，便被他征服。不然，何至公西華說『不能及』呢？我如今再告訴諸君一個切實防衛方法，你想誨人不倦嗎？只要學不厭，自然會誨人不倦。一點新學說都不講求，拿着幾年前商務印書館編的教科書上堂背誦一遍完事。今日如此，明日如此，今年如此，明年也如此。學生們聽着個個打盹，先生如何能不倦？當先生的常常拿『和學生賽跑』的精神去做學問，教那一門功課，教一回自己務要得一回進步。天天有新教材，年年有新教法，怎麼還會倦？你想學不厭嗎？只要誨人不倦，自然會學不厭。把功課當作無可奈何的敷衍，學生聽着有沒有趣味？有沒有長進？一概不管。那麼當然可以不消自己更求什麼學問，既已把誨人當作一件正經事，拿出良心去幹，那麼古人說的「教然後知困」，一定會發見出自己十幾年前在師範學校裏聽的幾本陳腐講義不敷用，非拚命求新學問，對付不來了。怎麼還會厭？還有一個更簡便的法子，只要你日日學，自然不厭，只要你日日誨人，自然不倦。趣味這樣東西，總是愈引愈深，最怕的是嘗不着甜頭，嘗着了一定不能自己。像我們不會打毬的人，看見學生們大熱天打得滿身臭汗，真不知道他所為何來。只要你接連打了一個月，怕你不上癮，所以真肯學的人自然不厭，真肯誨人的人自然不倦。這又可以把孔子的話顛倒過來說，總要『行之以忠』，當然會『居之無倦』了。

諸君都是有大好田地的人，我希望再不要『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』，好好的將自己田地打理出來，便一生受

用不盡。

學問之趣味

八月六日在東南大學爲暑期學校學員講演

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。倘若用化學化分「梁啓超」這件東西，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「趣味」的抽出來，只怕所賸下僅有個○了。我以爲，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價值。若哭喪着臉捱過幾年，那麼，生命便成沙漠，要來何用？中國人見面最喜歡用的一句話，「近來作何消遣？」這句話我聽着便討厭。話裏的意思，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。幾十年日子沒有法子過，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，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，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。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，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，不穀我享用。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，問我忙什麼，忙的是我的趣味。我以爲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。我常常想運動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。

凡屬趣味，我一概都承認他是好的，但怎麼樣纔算「趣味」？不能不下一個注腳。我說：「凡一件事做下去不會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結果的，這件事便可以爲趣味的主體。」賭錢趣味嗎？輸了怎麼樣？吃酒趣味嗎？病了怎麼樣？做官趣味嗎？沒有官做的時候怎麼樣？……諸如此類，雖然在短時間內像有趣味，結果會鬧到俗語說的「沒趣一齊來」。所以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趣味。凡趣味的性質，總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終，所以能爲趣味之主體者，莫如下列的幾項：一、勞作，二、遊戲，三、藝術，四、學問。諸君聽我這段話，切勿誤會以爲我用道德觀念來選擇。

趣味。我不問德不德，只問趣不趣。我並不是因為賭錢不道德纔排斥賭錢，因為賭錢的本質會鬧到沒趣，鬧到沒趣便破壞了我的趣味主義。所以排斥賭錢，我並不是因為學問是道德纔提倡學問，因為學問的本質能散以趣味始以趣味終，最合於我的趣味主義條件，所以提倡學問。

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這句話我不能回答。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，自己未曾領略得到時，旁人沒有法子告訴你。佛典說的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』，你問我這水怎樣的冷，我便把所有形容辭說盡，也形容不出給你聽。除非你親自啜一口，我這題目——學問之趣味，並不是要說學問如何如何的有趣味，只要如何如何便會嘗得着學問的趣味。

諸君要嘗學問的趣味嗎？據我所經歷過的有下列幾條路應走。

第一、『無所爲』（爲讀去聲）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「無所爲而爲」，凡有所爲而爲的事，都是以別一件事爲目的，而以這件事爲手段，爲達目的起見勉強用手段，目的達到時，手段便拋卻。例如學生爲畢業證書而做學問，著作家爲版權而做學問，這種做法，便是以學問爲手段，便是有所爲，有所爲雖然有時也可以爲引起趣味的一種方便，但到趣味真發生時，必定要和「所爲者」脫離關係。你問我『爲什麼做學問？』我便答道：『不爲什麼。』再問，我便答道：『爲學問而學問。』或者答道：『爲我的趣味。』諸君切勿以爲我這些話掉弄虛機。人類合理的生活本來如此，小孩子爲什麼遊戲，爲遊戲而遊戲，人爲什麼生活，爲生活而生活，爲遊戲而遊戲，遊戲便有趣，爲體操分數而遊戲，遊戲便無趣。

第二、不息。『鴉片煙怎樣會上癮？』『天天喫。』『上癮。』這兩個字，和「天天」這兩個字是離不開的，凡人